



中国历代
唐诗书目提要

中

张宏生
于景祥
◎ 著

辽海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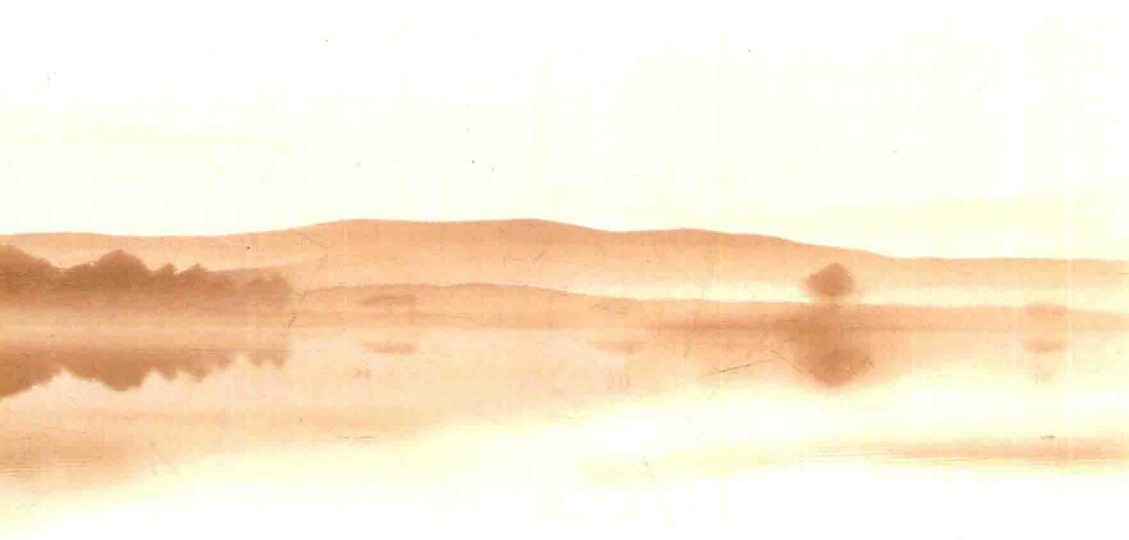


中国历代 唐诗书目提要

中

张宏生
于景祥
◎ 著

辽海出版社



责任编辑：刘英楠
封面设计：映象视觉

中国历代唐诗书目提要（中）

张宏生 于景祥◎著

辽海出版社

第四编

明人编选唐诗书目提要

一 明人编选唐诗总集提要

《唐人绝句精华》

唐诗总集，明宋棠撰。此书共十卷，但是今不见。宋棠，字思贤，为忠嘉公宋师禹的后代。《嘉靖余姚志》记载他：“明易学，魁士名人多从棠讲说，益讨论不休，博洽精识，议论超越，元举为新城簿，不赴。”明洪武初年，宋棠以明经召备顾问，不久，因病回归，于是自号退翁。《唐人绝句精华》行世，而且还有文集。《嘉靖余姚志》卷十五对其生平事迹有简略介绍：“宋棠字思贤，忠嘉公师禹之后。明易学，魁士名人多从棠讲说，益讨论不休，博洽精识，议论超越，元举为新城簿，不赴。洪武初，以明经召备顾问，寻引疾归。自号退翁。有文集及编次《唐人绝句精华》行世。子洵，亦有文名。”《绍兴府志》卷七十八《经籍志·诗·总集类》也载曰：“《唐人绝句精华》十卷，宋棠编次。”

《唐诗通考》

唐诗总集，明徐舫撰。舫，字方舟，桐庐（今浙江省桐庐县）人。幼年轻侠，好击剑、走马、蹴鞠。既而悔之，习科举业。后来又弃去，学为歌诗。又游四方，交其名士，诗益工。无意仕途，行省参政苏天爵将荐之，避而不就。筑室江皋，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，儻然若与世隔，因自号沧江散人。《明史》卷二百九十八对其生平事迹记载较详：“徐舫，字方舟，桐庐人。幼轻侠，好击剑、走马、蹴鞠。既而悔之，习科举业。已，复弃去，学为歌诗。睦

故多诗人，唐有方干、徐凝、李频、施肩吾，宋有高师鲁、滕元秀，号睦州诗派，舫悉取步骤之。既乃游四方，交其名士，诗益工。行省参政苏天爵将荐之，舫笑曰：‘吾诗人耳，可羁以章绂哉。’竟避去。筑室江皋，日苦吟于云烟出没间，翛然若与世隔，因自号沧江散人。宋濂、刘基、叶琛、章溢之赴召也，舟溯桐江，忽有人黄冠鹿裘立江上，招基而笑，且语侵之。基望见，急延入舟中。琛、溢竞欢谑，各取冠服服之，欲载上黟川，其人不可乃止。濂初未相识，以问。基曰：‘此徐方舟也。’濂因起共欢笑，酌酒而别。舫诗有《瑶林》、《沧江》二集。年六十八，丙午春，卒于家。”

但是，此书无缘得见，只有零星记载，如明宋濂《故诗人徐方舟墓铭》：“有《瑶林》、《沧江》二集，各若干卷，《唐诗通考》若干卷，藏于家。”

《唐律诗选》

唐诗总集，明王行撰。行，字止仲，吴县（今江苏省苏州市）人，号半轩，更号楮园，自称淡如居士。洪武初年，郡庠延为经师。王行多才多艺，书法学二王，造诣不浅；画善泼墨成山水，当时人称他为“王泼墨”。此外，他又精通兵法，所以明朝大将蓝玉曾将他荐于朝廷，但以其阔于事，不能用。后来大将蓝玉被诛，王行也被株连处死。《明史》卷二百八十五载其事：“王行，字止仲，吴县人。幼随父依卖药徐翁家，徐媪好听稗官小说，行日记数本，为媪诵之。媪喜，言于翁，授以《论语》，明日悉成诵。翁大异之，俾尽读家所有书，遂淹贯经史百家言。未弱冠，谢去，授徒齐门，名士咸与交。富人沈万三延之家塾，每文成，酬白金镒计，行辄麾去曰：‘使富而可守，则然脐之惨不及矣。’洪武初，有司延为学校师。已，谢去，隐于石湖。其二子役于京，行往视之，凉国公蓝玉馆于家，数荐之太祖，得召见。后玉诛，行父子亦坐死。”

此书今已不见，所以难言其梗概。王行自己有《唐律诗选序》，其言曰：“选诗者，非知诗者也。孔子之删诗，取其既足以感发惩创，又足以被夫弦歌者，非以工拙计也。盖工非诗之所必取，而拙非诗之所必弃。工而矜庄，是未免夫刻画；拙而浑朴，是不失其自然也。苟弃其拙而取其工，则是遗自然而尚

刻画，岂足与言温柔敦厚之教也哉？”从中可以看出其选诗的大致标准，主要是遵循温柔敦厚之教，“取其既足以感发惩创，又足以被夫弦歌者”。

《唐诗评》

唐诗总集，明王经撰。经，字孟远，金溪（今江西省金溪县）人。平日治学刻苦，以期深造，夜读经常达旦。曾因为城市喧嚣，在梧山云林建筑置别墅，境旷神怡，文益沛然，有不可遏之势。后被召为陇西知县，但是行至泗州便去世，年仅四十七岁。清陈梦雷《古今图书集成·明伦汇编闺媛典闺节部》载其妻“家贫守志”：“王经妻谭氏。按太平县志，谭氏儒生王经妻，夫亡氏年二十，家贫守志，卒年八十四，崇祯元年，巡按御史表其门。”《抚州府志》卷五十载：“王经字孟远，金溪人。学期深造，夜读恒达旦。尝以城市喧嚣，于梧山云林俱置别墅，境旷神怡，文益沛然，有不可遏之势。……会太祖锄划吏弊，更用儒术士治之，选经为陇西知县。行至泗州，卒，年四十有七。宋濂素慕经名，及相见京师，遂引为忘年交。至是哀经负才早世。乃铭其墓。经笃孝，母病，呼天请损己寿益母，母蹶然起苏，逾三年乃终。人异之。经性刚方，或有过面斥其非，依阿取容者，鄙不与交。撰有《金溪县志》、《唐诗评》、《诗文杂著》若干卷。”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介绍了王经的主要著述，特别是提到了《唐诗评》一书，但是过于简单。但是，此书今也不见，无法知其概貌。

《唐诗类编》

唐诗总集，是明代早期唐诗选本，明周叙撰。叙，字功叙，吉水（今江西省吉水县）人，汉末东吴偏将军周瑜三十八世裔孙，曾祖以立曾为元时翰林编修，父歧凤为明初国子监博士。周叙为周歧凤之次子。周叙年少之时便聪明过人，十一岁便能吟咏，永乐十二年（1414）中乡试，为第十一名举人；十六年参加会试，为第二名；殿试二甲第一名进士。曾官翰林院编修官、修撰、侍读、侍讲学士，执掌南京翰林院事，居禁近二十余年，于景泰三年（1452）壬

申三月二十日辞世，终年六十岁。其著述有《诗学梯航》、《唐诗类编》，两书今皆不传，但其《石溪集》传世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乙集载：“叙字功叙，永乐戊戌进士，仕至翰林侍讲学士，居禁近二十余年，多所论列，诏独修辽、金、元三史，力疾詮次，不少辍。有《石溪集》八卷行于世。国初馆阁，莫盛于江右，故有‘翰林多吉水，朝士半江西’之语。而文集流传，自东里、西墅、颐庵之外，可观者绝少，如石溪又其靡也。”这是目前所见的关于周叙的非常珍贵的资料。

此书多种史籍皆有记录，如《明史》卷九十九《艺文四·总集类》：“周叙《唐诗类编》十卷。”清黄虞稷《千顷堂书目》：“周叙《石溪》周氏《唐诗类编》十卷。”《湖南通志》卷二百五十八《艺文》十四《集部·总集类》：“《唐诗类编》，九溪卫周叙编。”等等，但是都很简略。

《唐诗品汇》

唐诗总集，明高棅编选。高棅，字彦恢，后又更名廷礼，别号漫士，长乐（今福建省长乐市）人，为“闽中十才子”之一。永乐之初，他以布衣召入翰林为待诏，迁典籍。本书的编选，起于明洪武甲子（1384），完成于洪武癸酉（1393）。正集和拾遗合起来共六千多首诗，诗人六百八十多家，分体编排，每卷的卷首都有诗人小传。其中正集共九十卷，选入六百二十位诗人，诗五千七百多首；拾遗部分共十卷，增补诗人六十一家，诗九百余首。其中五古共计二十四卷，七古共计十三卷（附长短句），五绝共计八卷（附六言绝句），七绝共计十卷，五律共计十五卷，五言排律共计十一卷，七律共计九卷（附七言排律）。书中每种诗体之前都有一个《叙目》，可以看作是这一诗体的总论，主要是考镜源流，揭示流变轨迹。

高棅把唐代诗歌划分为初、盛、中、晚四个时期，把唐人诗作列为正始、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变、余响、旁流等九品，在诗学思想上，继承宋人严羽的诗学观念，极力推崇盛唐，不仅是明初诗歌复古的里程碑，而且在中国诗歌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此书之外，高棅还有《唐诗正声》、《啸台集》、《木天清气集》等著述传世。高棅自撰《唐诗品汇总叙》，对诸

多问题进行说明和阐释。其一，阐明编撰宗旨：“余夙耽于诗，恒欲窥唐人之藩篱，首踵其域，如堕终南万迭间，茫然弗知其所往。然后左攀右涉，晨跻夕览，下上陟顿，进退周旋历十数年，厥中僻蹊通庄，高门邃室，历历可指数，故不自揆，窃愿偶心前哲，采摭群英，芟夷繁猥，裒成一集，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。”概括起来就是“为学唐诗者之门径”。其二，指出已往诸家唐诗选本之不足：“载观诸家选本，详略不侔，《英华》以类见拘，《乐府》为题所界，是皆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，他如《朝英》、《国秀》、《篋中》、《丹阳》、《英灵》、《间气》、《极玄》、《又玄》、《诗府》、《诗统》、《三体》、《众妙》等集，立意造论，各该一端。唯近代襄城杨伯谦氏《唐音》集，颇能别体制之始终，审音律之正变，可谓得唐人之三尺矣。然而李、杜大家不录，岑、刘古调微存，张籍、王建、许浑、李商隐律诗载诸‘正音’，渤海高适、江宁王昌龄五言稍见‘遗响’，每一披读，未尝不叹息于斯。”大体说来，有“详略不侔”、“以类见拘”、“为题所界”、“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”、“立意造论，各该一端”，比较完备的如杨伯谦之《唐音》，但是也存在“然而李、杜大家不录，岑、刘古调微存”等不足。于是接下来便标举自己这部《唐诗品汇》的编撰宗旨、标准、体例、方法等：“由是远览穷搜，审详取舍，以一二大家，十数名家，与夫善鸣者，殆将数百，校其体裁，分体从类，随类定其品目，因目别其上下、始终、正变，各立序论，以弁其端。爰自贞观至天祐，通得六百二十人，共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，分为九十卷，总题曰《唐诗品汇》。呜呼！唐诗之偈弗传久矣！唐诗之道，或时以明。诚使吟咏性情之士观诗以求其人，因人以知其时，因时以辩其文章之高下，文气之盛衰，本乎始，以达其终，审其变，而归于正。则优游敦厚之教，未必无小补云。”总体上颇为自许。此书从体例上看颇为详备，尤其《凡例》特别清晰，其言如下：

一、是编不言选者，以其唐风之盛，采取之广，故不立格，不分门，但以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各为卷，卷内始立姓氏，因时先后而次第之。或多而百十篇，或少而一二首，凡不可阙者悉录之，此《品汇》之本意也。

一、诸体集内定立正始、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变、余响、

旁流诸品目者，不过因有唐世次文章高下而分别诸卷，使学者知所趋向，庶不惑乱也。

一、大略以初唐为正始，盛唐为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，中唐为接武，晚唐为正变、余响，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。间有一二成家特立与时异者，则不以世次拘之，如陈子昂与太白列在正宗，刘长卿、钱起、韦、柳与高、岑诸人同在名家者是也。

一、乐府不另分为类者，以唐人述作者多，达乐者少，不过因古人题目，而命意实不同，亦有新立题目者，虽皆名为乐府，其声律未必尽被于弦歌也。今只随五七言古今体分类于姓氏下，先以乐府古题篇章长短次第之，后以杂诗篇章长短次第之，不复如郭茂倩专以古题为类也，学者详之。

一、五言长篇、七言长篇、排律长篇、六言绝句不分诸品目者，以其诗人著述之少，故附见于诸体卷末，以备一制作。

一、品目叙论备见于五言古诗类，他类不过纪其姓名篇什之数耳。

一、诸家评论繁甚，其有评论本人诗者，则附于姓氏之后；有评论本诗者，则附于本诗之前；后有评论本句者，则附于本句之下。夫文章者，公器也。然而历代辞人，志趣不叶，议论纵横，使人惑于趋向。今取其正论悟语，悉录之，其或文儒奇解、过中之说，一无取焉。

一、诸体姓氏下略具字里世次，其于出处大节历仕始终，并详于前，无考者阙。

一、是编之选，详于盛唐，次则初唐、中唐，其晚唐则略矣。

要了解本书，此《凡例》不可不读。此外，书中还有各种诗体的《叙目》，每个诗体的叙述都有诗体史的意义。

此集问世之后，颇得好评。明王偶《唐诗品汇序》中采取比较之法，倍加推崇：“选唐诗者非一家，惟殷璠之《河岳英灵》、姚合《极玄集》有以知唐人之三尺。然璠、合固唐人也，而选又专主于五言，以遗乎众体，寂寥扶疏，不足以尽其妙奥。下此诸家所选，皆私于一己之见；见之陋，则选之得其陋者。虽以王荆公号称知言，而《百家选》偏得晚唐刻削为奇，盛唐冲融浑灏之风，在选者戛戛无几，他盖可知矣。及至近代襄城杨伯谦《唐音》之选，始

有以审其始终正变之音，以备述乎众体之制，可以扫前人之陋识矣，然其中不能无详略之可议者。故今吾龙门漫士之《品汇》出焉。於呼！自有唐诗以来，七八百年，至是方无弃璧遗珠之恨。士之获遇于知己也，难哉！”认为“有唐诗以来，七八百年，至是方无弃璧遗珠之恨”，未免夸张。再如明吴勉学《四唐汇诗凡例》中曰：“有唐三百年之诗，众体备矣。然贞观尚习故陋，神龙渐变常调，开元、天宝，音节景响，意象风神，倡和转移，捭阖飞动，无所不得。大历而下，不啻波流。故以初、盛、中、晚离（厘）为四部……所以俾夫吟咏性灵者，咸得因时以辨文章高下、词气盛衰，本始以达终，审变而归正，亦犹《品汇》分为正始、正宗、羽翼、接武、正变、余响意也。盖自武德而景隆为初，开元而至德为盛，元和、会昌为中，会昌而降为晚。”也是正面肯定，只是没有像王偁那样过誉。其他如胡震亨《唐音统签》：“高廷礼巧用杨法，别益己裁，分各体以统类，立九目以驭体，因其时以得其变，尽其变以收其详，斯则流委既复不紊，条理亦得全该，求大成于唐调，此其克集之者矣。”王士禛《香祖笔记》：“宋、元论唐诗，不甚分初、盛、中、晚，故《三体》、《鼓吹》等集，率详中、晚而略初、盛，览之愤愤，杨仲宏《唐音》始稍区别，有正音，有余响，然犹未畅其说，间有舛语，迨高廷礼《品汇》出，而所谓正始、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变、余响、旁流，皆井然矣。”都对此书给予较高的评价。但是，也有人对此集提出批评。如贺裳《载酒园诗话·又编》中就批评说：“高棅《品汇》设立名目，取舍不能尽当。”吴乔《围炉诗话》卷三也有指出其弊病：“自《品汇》严作初、盛、中、晚之界限，又立正始、正宗以至旁流、余响诸名目，但论声调，不问神意，而唐诗因以大晦矣。”综合考察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的态度比较客观：“《唐诗品汇》九十卷、《拾遗》十卷（编修郑际唐家藏本），明高棅编。棅有《啸台集》，已著录。宋之末年‘江西’一派与‘四灵’一派，并合而为‘江湖派’。猥杂细碎，如出一辙，诗以大弊。元人欲以新艳奇丽矫之，迨其末流，飞卿、长吉一派，与卢仝、马异、刘义一派并合而为纤体，妖冶俶诡，如出一辙，诗又大弊。百余年中，能自拔于风气外者，落落数十人耳。明初闽人林鸿，始以规仿盛唐立论，而棅实左右之，是集其职志也。所录凡六百二十家，得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。分体编次，为五言古诗二十四卷，七言

古诗十三卷，长短句附焉；五言绝句八卷，六言附焉；七言绝句十卷，五言律诗十五卷，五言排律十一卷，七言律诗九卷，排律附焉。始于洪武甲子，成于癸酉；至戊寅，又搜补作者六十一人，诗九百五十四首，为《拾遗》十卷附于后。考《玉台新咏》有古绝句四首，櫟以绝句居律诗前，盖有所考。至排律之名，古所未有。杨仲宏撰《唐音》，始别为一目。櫟祖其说，遂至今沿用。二冯批点《才调集》，以堆砌板滞，杂乱无章之病归咎于‘排’之一字，诋櫟为作俑。然诗家不善隶事，即二韵、四韵，未尝不堆砌板滞，杂乱无章。是亦不必尽以‘排’字为误矣。诸体之中，各分正始、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、接武、正变、余响、旁流九格，其凡例谓：大略以初唐为正始，盛唐为正宗，为大家，为名家，为羽翼；中唐为接武；晚唐为正变，为余响；方外异人等诗为旁流。间有一二成家，特立自异者，则不以世次拘之。如以陈子昂与李白列在正宗；刘长卿、钱起、韦应物、柳宗元与高适、岑参同在名家是也。其分初、盛、中、晚，盖宋严羽已有是说，二冯尝以刘长卿亦盛亦中之类，力攻其谬。然限断之例，亦论大概耳。寒温相代，必有半冬半春之一日，遂可谓四时无别哉？《明史·文苑传》谓终明之世，馆阁以此书为宗。厥后李梦阳、何景明等摹拟盛唐，名为崛起，其胚胎实兆于此。平心而论，唐音之流为肤廓者，此书实启其弊；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，亦此书实衍其传。功过并存，不能互掩，后来过毁过誉，皆门户之见，非公论也。至于章怀太子《黄台瓜词》，沈佺期《古意》之类，或点窜旧文；康宝月、刘令娴之类，或泛收六代。杜常、胡宿之类，或误采宋人。小小瑕疵，尤所未免；卷帙既富，核检为难，第观其大体可矣。”一方面肯定其成就，另一方面又指出其存在的问题，总体上认为此书“功过并存”，其表现是：“唐音之流为肤廓者，此书实启其弊；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，亦此书实衍其传。”比较而言，其见识出诸家之上。

《唐诗拾遗》

唐诗总集，明代高櫟编选。在《唐诗品汇》一书整体问世的同时，其十卷本的《唐诗拾遗》也以单行本的方式行于世。如《清自怡悦斋藏书目录》就载曰：“《唐诗拾遗》十卷，十册，明洪武刻本。”《培林堂书目·集部》亦

载：“《唐诗拾遗》十卷，高棅，二册。”本集体例与《唐诗品汇》相同：其卷一、卷二是五言古诗，总共收入诗歌一百五十二首；其卷三是七言古诗，收诗五十一首；其卷四为五七言近体绝句，其中五言绝句七十一首，七言绝句一百零四首；其卷五至卷七是五言律诗，收入唐人诗作三百四十五首；其卷八、卷九为五言排律，收入诗歌一百二十五首；卷十是七言律诗，收入诗歌一百零五首。总计全书收入诗人六十一家，诗九百五十四首，规模也比较可观。高棅《唐诗拾遗序》中对此集的编辑作了说明，一言此集的编辑起因、过程、规模、体例：“予既爱唐诗，喜编录，初采众作，哀为一集曰《唐诗品汇》，凡得唐诸家六百二十人，共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，分为九十卷，自洪武甲子迨于癸酉方脱稿，其用心亦勤矣。切虑见知之所不及，选择之所忽怠，犹有以没古人之善者。于是再取诸书，深加摭括，或旧未闻而新得，或前见置而后录，掇其漏，搜其逸，又自癸酉迄戊寅，是编始就，复增作者姓氏六十有一，诗九百五十四首，为十卷，题曰《唐诗拾遗》，附于《品汇》之后，足为百卷，以成集，或曰唐诗于此尽矣。吁！何能尽之哉？”二言自己的志向：“盖唐世以诗取士，士之生斯世也，孰不以诗鸣？其精深闳博、穷极兴致而环奇雅丽者，往往震发，散落天地间，篇什之多，莫可限量，矧余之穷山独处，力势孤微，无以博观天储四库之盛，徒貽坐井之讥耳。然嗜好之笃，夙志未平，冀待将来之岁月得以穷探远讨，续录别钞，庶见唐诗之集大成者，此予之夙愿也。聊志斯语，抑有望于同志者为余增广耳目焉。”简单地说，就是要“见唐诗之集大成”，将所有唐人诗收罗净尽。其实，此集是对其《唐诗品汇》的补充，不能孤立地看待。

《唐诗正声》

唐代诗歌总集，明高棅编选。本书是在《唐诗品汇》的基础上，再经精挑细选而成的，评论、注释，都是沿续《唐诗品汇》。书中特别突出李白与杜甫，书中共选入唐诗人一百四十余人，诗九百三十一首。其中杜甫诗三十八首，李白三十五首。明高棅在《唐诗正声凡例》中对相关问题作了说明。其一，论述诗与音乐之关系：“诗者，声之成文也，情性之流出也。情感于物，

发言而为声，故感有邪正，言有是非。唯君子养其浩然，完其真宰，平居抱道，与时飞沉，遇物悲喜，触处成真，咨嗟咏叹，一出于自然之音，可以披律吕而歌者，得诗之正也。其发于矜持忿詈谤讪侵袭，以肆一时之欲者，则叫躁怒张，情与声皆非正也，失诗之旨，得诗之祸也。观者先须遣妄返真、秉心冥目，然后辨是非、察邪正，以定其取舍，而有迷谬者寡矣。”强调诗人“咨嗟咏叹，一出于自然之音，可以披律吕而歌者，得诗之正”，反对“发于矜持忿詈谤讪侵袭，以肆一时之欲者，则叫躁怒张”，认为这种方式“情与声皆非正也，失诗之旨，得诗之祸”，为其“正声”张本。其二，说明本书的编辑动机、过程、体例，又特别解释了“正声”的含义：“榦也不敏，窃愿偶心前哲，采摭群英，爰因栖迟，得谐夙志。尝谓风骚辍响，五言始兴。汉氏既亡，文体乃散。魏晋作者虽多，不能兼备诸体。齐梁以还，无足多得。其声律纯完，上追风雅，而所谓集大成者，唯唐有以振之。因编《唐诗品汇》一集，自贞观迄于龙纪三百年间，观时运之废兴，审文体之变易，凡所谓大、名家十数公与夫善鸣者殆将数百家，其言足以没世而不忘者，悉录之，分编定目，随体类从，凡九十卷，共诗五千七百六十九首，与好事者共之。切虑博而寡要，杂而不纯，乃拔其尤，汇为此编，亦犹精金粹玉，华童异采，斯并惊耳骇目，实世外自然之奇宝。题曰‘正声’者，取其声律纯完而得性情之正者矣。”从中可以看出，此集是他在编辑《唐诗品汇》之后，再进一步细化而产生的，体例等各个方面都有连续性。不过其编辑体例、选择标准等等，还是其《凡例》表述得清楚：

一、是编以五七言古今体分别类从，然后随体标立姓氏，毋论其人品高下、篇什多寡，只从世次而先后之，不具者阙。

一、诗体之次第为卷，先五言古诗，次七言古诗，次五言律，次排律，次五言绝句，其四言六言，其制不名诗，故不收类。

一、以正声采取者，详乎盛唐也，次初唐、中唐。元和以还，间待一二声律近似者，亦随类收录。若曰以声韵取诗，非以时代高下而弃之，此选之本意也。

一、李、杜二大家或以为不当选，或曰李可选而杜不可选。杜，诗史也，非词人才子等，曾至唐三百年，诗如子美者几何？子美凌铄沈、宋，与太白并

驱，而高、岑辈实相羽翼，可谓唐诗之大备矣。今既曰唐诗选，岂敢于此乎阙？故予所取者，非旧选所常取，予欲离欲近而取之矣。观诗至子美，则又当刮目。

一、诸家评论甚繁，今略其悟语以附见，其或文儒奇解、过中泛论，一无取焉。

一、正诗所集、夹注所引，合用诸书名目并诗人字里本末，备见于品类，此不重出。

当然，此书也引起不少争议。支持和批评的人都不少。同时人黄镐是此集的支持者，其《唐诗正声序》首先对比之法，为高氏此书张本：“古今选诗多矣。近代襄阳杨伯谦之选唐诗，因时世以审声律，固为可取，惜其去取未精，不能不起后人之议。逮我朝洪武间，吾闽前辈翰林典籍高廷礼先生，才思超迈，雅好唐诗，留心二十余年，广搜博采，遂得众体具备，而无弃璧遗珠之叹。于是分编定目，以初唐为正始，盛唐为正宗、大家、名家、羽翼，中唐为接武，晚唐为正变，异人为傍流，总名《唐诗品汇》。而又虑其编目浩繁，得其门者或寡，复穷精阐微，超神入化，采取唐人所作，得声律纯正者凡九百二十九首，分为二十二卷。名曰《唐诗正声》。编成而先生没。时同乡金吾右卫指挥金事彭伯晖从学于先生之门，乃捐俸铍梓以成先生之志，然斯板珍藏于家，得之者少。予历仕途几四十年，遍访之尚不可得。成化庚子，承乏南都民部，而伯晖之子致政都阍。大用与予有同乡之雅，始出是编，谓先人藏此岁久，缺板尚未能补，幸为我成之，并求一言以弁诸首。”通过此书与杨伯谦之《唐音》比较，赞美高氏此集“得众体具备，而无弃璧遗珠之叹”，“复穷精阐微，超神入化”。然后又从诗的特征分析入手，极力称颂此书：“予惟诗者，心之声也。声得其正则随声成律，玲珑透彻，若羚羊挂角，无迹可寻，庶几可继《三百篇》之遗音。譬诸谈禅，惟唐人得最上乘。若非先生悟之妙、选之精，安能振起盛唐风韵于八百年之下，以鸣国家之盛者哉！予以芜材，非敢序先生之編集，盖仰先生之才思已非一日。重伯晖之得其传与吾大用之克成先志，是皆可书也。既为之成此盛事，遂书之以见大意，使后之学者知所重，而知所本云。”对照此书，如此评价，自然不免溢美，与事实确实有距离。胡纘

宗也是高棅的支持者，其《刻唐诗正声序》中将此书与杨伯谦《唐音》进行对比：“诗自杨伯谦《唐音》出，天下学士大夫咸宗之，谓其音正，其选当。然未及见高廷礼《唐声》也。夫声犹音也。书曰：‘声依永，律谐声。’音即律也，故声成文，音成章，皆谓之诗。夫伯谦所选亦精矣，而廷礼所选加严焉。诗岂易言哉！三复之，伯谦其主于调，廷礼其主于格乎？汉时无调与格，而调雅，而格浑。唐诗有调与格，而调适，而格隼。五代而下，调不谐而格不纯，未见其有诗也。杨未选李、杜，高、李、杜亦入选；杨于晚唐犹有取焉，高于晚唐才数人数首而止，其严哉！”通过对比，主要说明高氏此集选诗严格。明何城则评价更高，其《重刊唐诗正声序》中首先将此书之编辑，比方孔夫子之删定《诗三百》：“古诗凡三千余篇，孔子删之，定为三百五篇，夫风雅颂，殷周之诗之正声也。唐人之声独无正者乎？国朝高廷礼汇唐诗为九十卷，中又择其声之正者九百首有奇，别为一编，其亦师孔子删定之意也与哉！夫诗本性情，发乎正，声成而为文，则五七言律体之变，亦犹夫《三百篇》耳，奚必同？”继而极尽赞美之能事：“是编之诗，格调高矣，意兴深矣，岂直风云之形，月露之态而已耶？观其征戍放逐之辞，读之令人多悲慨；栖迟游览之辞，读之令人多潇散；朝会应制之辞，读之令人油然有忠爱之想焉。盖唐一代之盛衰，风化之淳漓，亦于是乎寓，未可尽以文目之，安得不以‘正’名之也？故愚尝谓《品汇》之外，唐人无诗矣；《正声》之外，唐之诗得其正者亦鲜矣。观斯集者，尚以孔子删定之意折衷之，其亦可以群、可以怨、可以事父与君焉耳矣，而何拘拘然格调意兴之评哉！”其中“愚尝谓《品汇》之外，唐人无诗矣；《正声》之外，唐之诗得其正者亦鲜矣”云云，几于无以复加。但是，批评的言论也很激烈，其代表人物是杨慎，其《升庵诗话》卷七中曰：“高棅选《唐诗正声》，首以五言古诗，而其所取，如陈子昂‘故人江北去，杨柳春风生’，李太白‘去国登兹楼，怀归伤暮秋’，刘昫虚‘沧溟千万里，日夜一孤舟’，崔曙‘空色不映水，秋声多在山’，皆律也。而谓之古诗，可乎？譬之新寡之文君，屡醮之夏姬，美则美矣，谓之初笄室女，则不可。于此有盲妣，取损罐而充完璧，以白练而为黄花，苟有孱婿，必售其欺。高棅此选，诚盲妣也。近见苏刻本某公之序，乃谓‘正声’其格浑，其选严。噫！是其孱婿乎！”批评语言比较尖刻，所以遭来批评。胡应麟《诗薮·外编》卷四中曰：